

举目苍生

王清平/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890609

1247.7

W310

举自卷工

王清平/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889060

(吉)新登字 01 号

举目苍生

著 者 王清平

责任编辑 于二辉

责任校对 阿 平

封面设计:孙晓强

版式设计:孙晓强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市鸿民印刷厂

开 本 203 × 140 1 / 32

印 张 10.03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206 - 03617 - 1 / G · 1042

定 价 24.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序

曾鸿翔

清平业余创作小说，我早有耳闻。但真正读到他的小说却是近年来的事情。那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与清平有了较多的接触。而其时他的长篇小说《官场玩偶》正在《宿迁晚报》上连载，不久，他又出版了《守望官阶》，接着是他嘱我作序的《举目苍生》。这三部作品大体寻得出清平小说创作的轨迹，其中《举目苍生》算是他小说创作原始积累阶段的成果。

小说是拥有读者最多同时也是最难写的体裁。文学青年最早往往醉心于诗歌的热情奔放，而对小说嗤之以鼻，但真正提笔创作小说却并非易事。没有天赋不行，有了天赋没有孜孜以求的执着也不行，没有老老实实的耕耘更不行。因此，中外小说大师的经验之谈是，小说是老实人干的事业。言下之意，小说太吃功夫，来不得投机取巧耍小聪明；写小说太累人，怕害怕累干不来；小说太忠于生活，掺不得半点虚假。一个人物，一个情节，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高于生活，但绝对不能有假，绝对不能糊弄读者。因此，小说可以说是最见功力的文学样式。



清平是个老实人，具备写小说的基本素质。他生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后在农村中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改行走进机关。这一并不复杂的经历让他接触到许多底层的民众。村组干部、普通农民、船工、教师、小公务员、生意人、手艺人……，总之，芸芸众生，黎民百姓，满目苍生，有许多可以说是被文学遗忘的小人物，但是，清平关注他们，发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并热情地书写他们。那些平凡而且卑微的小人物，也许清平当初一篇篇写来，毫不在意，但天长日久，聚沙成塔，终于形成了蔚然可观的《举目苍生》。这部书中收录的58篇小小说和10篇中短篇小说，都是写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老百姓的，但无论是最最底层的农民，还是行走在官场边缘的小公务员，他们都是那样的善良淳朴，他们卑微，但不低贱；他们平凡，但不平庸；他们无奈，但不无助。他们寄托了作者弘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追求。

这里我不一一评述《举目苍生》中的篇什。但是，对清平近期创作的中篇《家丑》，我却要说几句。这是一篇真实性很强的小说。在书中的许多小说里，我们不难发现像《家丑》中“父亲”类似的人物形象，但是《家丑》中的“父亲”更丰满更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清平以追溯“父亲”身世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穷苦农民的生存状态。“父亲”无论是在旧社会，还是在解放后的新社会，都没有放弃对贫困的摆脱和对富裕的追求，在茫茫人海中苦苦挣扎。他在追求富裕的同时，对为富不仁的仇恨使他始终保持农民本分的做人原则。清平赋予“父亲”形象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又没有过分拔高。“父亲”是那么真实，真实得几乎不太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但



是，因为真实才更具有意义。清平在小说中大量运用了对“父亲”命运的理性分析，加重了作品的厚度。当然，尽管清平试图通过“父亲”形象展示世代农民的命运这一初衷未必如愿，但是，通过“这一个”“父亲”表现一代农民抗争命运的轨迹还是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的。

文如其人。《举目苍生》没有故弄玄虚的花架子，没有哗众取宠的噱头，似乎谋篇布局上也不太讲究，甚至没有明显的章法。看上去，每一篇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无论叙写一个人的命运，还是描写一个生活片段，一个场景，都是那么实实在在。但是不是没有剪裁。作者对生活是有取舍的。他选择最能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生活细节，作为小说最基本的要素，加上清新自然、质朴流畅、含蓄幽默的语言，让人读来没有多少吃劲费力的感觉。

2002年4月





目 录

序	曾鸿翔
---------	-----

小小说卷

官亲	3
玉嘴儿	6
东院西院	9
放鹰	12
小梅子	14
两头牛	18
小街选美	20
义务工	23
学会花钱	26
路口	28
宝叔的土枪	30



一张借条	33
接受采访	36
老报告	39
连长	42
冤家路“宽”	45
水缘	47
进城	49
阎王渡	51
远方	53
会说话的眼睛	55
飞了一只鸡	57
险遭横祸	59
沉船	61
白发亲娘	63
回报	66
弄权	68
代价	70
女儿	72
口罩风波	74
校友	76
改行	78
婚礼,悄悄举行	80
名片	83
酒花	87





慰问	91
回家的路	95
谎言灿烂	99
大作背景	103
年终	107
习惯	111
小城来了大明星	115
境界	118
黑蛋讨媳妇	120
母亲	124
玩物三题	127
撞运	130
天下好人	132
书虫	135
烟仇	137
酒肝	140
两片苹果皮	142
人在旅途	144
识假专家	146
酒劲	148
钥匙	150
锁	152
倾诉	154





中短篇小说卷

湖畔恋歌	161
冬猎	172
秋雨潇潇	187
石二麻子	202
草石湾的城里人	208
“仙笔”马标	215
谁是人贩	228
终极渴望	248
风雪之夜	258
家丑	266



小小说卷







官 亲

城里有门亲，同姓，跟我平辈，该叫老爹“叔”。爹说大哥是个官。什么官，爹说不清。

逢年过节，地窖里留着的鲜生生山芋，葫芦头里装着的豇豆绿豆小红豆，还有粉面粘面玉米面，爹一挑子担进城送给大哥。爹说城里人就稀罕这个。大哥待父不薄。爹每次回来，扁担头上都高高挑着一包碱面，二斤。年年如此。可别小看二斤碱面，没它全家就只好吃死面疙瘩。其实，最肥的是爹。进城回来，爹一路头重脚轻，飘飘然，一个接一个的酒隔至少打上三五天。每次爹的耳朵上都别着一根烟，带把的。见人就取下烟闻，鼻孔兹兹作响，只闻不抽。直到脑油染黑烟纸才分三四次吸掉。但那酒隔那烟味却似乎永远留在爹的血管里，时时激起他光荣的回忆：嗨，你大哥请一桌当官的陪我。怕？怕啥，往上席一坐，等着敬烟敬酒。你大哥叫我叔哩，怕啥？！

自小我就听爹大哥长大哥短的唠叨，于是在我心中，大哥便成为无所不能的英雄，我在小朋友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一次，一个大人欺负我，我恶狠狠地教训他：“等大哥回家来一枪毙了你！”





不料那人寒碜我：“呸，屁大哥，人家姓人头余，你姓干勾干，懂吗？”我不懂，委屈地找爹。爹一听火冒三丈，拉上我冲到那人门前，好一顿奚落：“我进城不带干粮吃香喝辣的，你行？我一家吃暄乎的发面饼，你有？我见官让他敬酒点烟，你见官吓得尿裤，怎么回事？寒碜我，呸，瞎了你狗眼！”对方果真闭门不出。

但我一直想不通：大哥怎的没进来家过？爹说：你当你大哥没事？忙哩！

我有机会见着大哥是在奶奶死后，爹说请大哥来主事。村上会主事的有的是，可爹说：“于家有顶梁柱，找外人干啥！”就进城去请大哥。一家人都等着，满怀希望。天将黑，爹回来，身后跟一个推自行车的中年人，矮、瘦，连声咳嗽。我欲扑上去叫声大哥，他却没看我一眼。一家人众星捧月似地围着他，恭听他说着什么，证明他是大哥。不久，不知为什么，大哥推车要走。爹死死抓住他的自行车把，苦苦哀求。突然，爹“扑通”跪下……大哥留下了，奶奶的丧事似乎的确办得很体面。

不久，爹病了，决定进城找大哥求医。那天，我背着被子跟在爹身后进城，爹一路上再三再四交待我：见人要有礼貌，嘴要甜。到了一家院子，爹摁门铃。有人开了门转身就走，爹喊声他大嫂，那妇人便格外亲热地转过脸来，问我这问我那。我只是无话。爹问：“他大哥呢？”“不在。”爹仿佛呻吟一声就僵在院子里。我见正屋窗口有两个姑娘咯咯大笑，眼却狠狠地看我。知道她们是我的侄女儿。爹怔一刻，找到劈柴的事，示意我去抱墙角的柴。爹一边劈一边问话，声音很高，却没人答。爹就使劲劈柴，“咚，咚，咚”。一会，两个姑娘有说有笑走了。又过一会，大嫂说声：“巧，都上中班。”也走了。“咚，咚，咚”，院子里的水泥地在打颤，爹一下一下劈柴，脸上汗水淋漓，





面色死灰。墙角的柴抱完了，露出一堆碗碴。爹停下刀，眼死死盯住那堆碗碴，嗫嚅道：“那是我用过的碗”……大哥终于没回家，爹带我回去。

爹就不行了。他把我叫到床边，一再吩咐：“我死后，请你大哥来料理我的丧事。”见我木然不答，爹便愀然泪下：“孩子，你不懂领门过日子的难处，没个官亲支撑门户，日子不好过啊！”……

几年以后，我进城读了大学才知道，大哥只不过是城里一个普通市民……





玉 嘴 儿

猪馆七爷脖子上总是挂根烟袋，紫杆铜烟窝，玉嘴儿。

小时候哪里让虫子叮破了，找七爷掐根草茎透出玉嘴里的烟油一涂，凉丝丝的，败毒不会害疮。

七爷嘴衔玉嘴儿，兹兹有声，津津有味，仿佛衔块糖。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们，他那玉嘴儿是枚活玉，里面长着嫦娥、玉兔和桂树，衔在嘴里像奶子。我们却只能看见玉嘴里里朦胧的一片黑紫斑影，见不出美妙传说的境界。

七爷父母早亡，吃百家饭长大。十几岁就给社里放猪。不知从何时起，村上农户喂的猪也加入了七爷的猪队伍。早上，七爷在村头喊“放猪喽”，家家提了猪圈门，猪就哼哼呀呀跑向七爷。七爷赶着猪涉过一条小河，进入一个大草甸。大草甸周围是水，野草野菜遍地都是，任猪吃个够。传说大草甸早先是个演练场，某朝女帅点将的地方。七爷把猪往大草甸一赶，自个儿摔泥炮，垒龙殿，玩得有头有脑，成为大草甸的头儿，自在如神仙。

一年夏天，邻村一个大胆的姑娘涉水到大草甸上割草，七爷就凑过去，踩水帮姑娘把草顶过河。一来二去，熟了。一次，七爷帮姑





娘割完草，坐下摔泥炮。摔腻了，捏泥人。一人捏一个。谁也没看谁捏的什么。捏好了一看，七爷捏个女人，姑娘捏个男人。七爷呵呵直笑，姑娘羞红了脸。七爷上去抢下姑娘手中泥人，合在一处。姑娘一把夺下，把两个泥人扔得老远老远。七爷跑上前去认真地找，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泥人，却拣到一个玉嘴儿。七爷喊姑娘去看。姑娘把玩一会，惊喜地说：“呀，你看里面有嫦娥、玉兔哩！”七爷左看右看，说：“哪有？一片黑嘛！”姑娘沉下脸。七爷说：“大草甸哪来玉嘴儿呢？”姑娘说：“这可是古代点将台呀！”但七爷仍不明白玉嘴儿哪来的。他要姑娘把玉嘴儿拿回家给他爷抽烟，姑娘说：“留安在你烟袋上吧……”不久，七爷就置了根紫杆铜窝玉嘴儿烟袋。

我记事的时候，七爷已人到中年，终日衔着那根烟袋，啪嗒啪嗒的。他住在圩子外，一到晚上，就衔着一星红光悠进圩子。他多少年只爱到一家去。去久了，大人孩子习以为常，吃饭不央，干活不停。七爷找个地方蹲下，一袋一袋地抽烟。这家男人死得早。七爷跟妇人坐得尺把远，不紧不慢地谈村里的家长里短。七爷谈着谈着就把话题岔到玉嘴儿上，平端着烟袋把玉嘴儿递到妇人面前：“你瞧，这玉是活的，里面长着嫦娥玉兔哩，清清楚楚的！”妇人看也不看一眼，脸上掠过一丝笑：“你尽瞎说。”七爷很委屈：“你看，这不是嫦娥吗？这不是玉兔吗？”妇人果真去细看，半晌，摇摇头：“那是一片黑。”七爷沉默一阵，悄悄地离开了。

有一阵子，七爷只到那家闷坐。妇人发现七爷不乐，问：“怎的？”“不怎的，心里不明净。”一次，妇人听到七爷猛烈地咳嗽，说：“那烟还能抽吗？”七爷说：“抽，不衔着玉嘴儿，口里空荡荡的，没味。”妇人突然说：“给我尝尝。”七爷喜得抽出湿漉漉的玉嘴儿递给妇人。妇人认真地抽着。七爷眯着眼说：“我衔着它像衔着奶子哩！”

